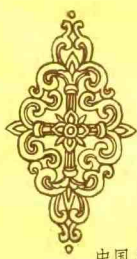


39-10

19

巴音郭楞
文史资料

第二辑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Y1165/m

巴音郭楞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内部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一月

目 录

王震将军在工地上.....	阳焕生 (1)
铁木里克剿匪纪实.....	王久荣 (6)
解放初期轮台县建政情况.....	郝春霆 (14)
马仲英部进军焉青的情况.....	齐尚明 (17)
焉耆的反帝会与文教事业的发展陆万海 郭承华 沈敬修 吴兆瑞 苏效泉等供稿 辛金波整理 (23)	
附一: 记反帝会库尔勒直属小组.....	郭承华 (30)
附二: 解放前和硕县特吾力格小学.....	(32)
附三: 泽民乡学校.....	(32)
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族名.....	(33)
焉耆回族民俗.....	齐尚明 (37)
巴音布鲁克藏民的迁徙及其现状的调查.....	张亚平 (45)
纪念蒙古族学者扎雅·班迪达.....	纳·巴生 (52)
多活佛的一生 (节译《焉耆土尔扈特纪略》)包文章译 (61)	
满汉王和多活佛 (转载).....	通宝口述 潘祖煥整理 (68)
和硕部落的最后一个王爷.....	和硕县政协供稿 (77)

缅怀艾孜木大毛拉·····	孙学良 (79)
焉耆地名试考·····	王志林 (86)
古楼兰纪略·····	胡正华 (90)
诗人节赠在台故旧——左曙萍 (转载) ·····	余湛邦 (95)
后记·····	(97)

王震将军在工地上

阳 焕 生

一九五〇年，我们十八团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群众的支持下，利用群众的轮作休闲地，来进行生产，数量又少，地块又小。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排，一个团分布在几个县境内，纵横数百里，再加上工具简陋，经验缺乏，当然就谈不到什么大规模生产了。第一年部队的生产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但是我们参加边疆生产建设是长期的，因此，形势迫使我们迅速建立现代化、机械化的军垦农场，以便进行大规模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风餐露宿向瀚海戈壁进行过多次勘察。王震司令员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亲自率领我们师团干部进入荒地踏勘。他认为新疆的军队没有自己独立的垦区，就不能发挥部队的作用，就不能有力地发展生产。在司令员的亲自领导下，在塔里木边缘确定了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垦区。这里虽然是红柳成窝，杂草丛生，黄羊野兔出没无常的荒野，但土壤肥沃，最适宜于发展粮棉生产，真是一块好地方。

当年秋收以后，我们本着司令员的指示，把部队集结在这一带地上，“要利用冬天的时间把十八团水渠修起来。”为修这条水渠，我们动员了一切力量，参加的人连同团直在内，共有四个营，团部也搬到工地来，并设立了工程指挥部。一千多人的修渠大军摆了五十多公里长，好象一道战斗防线。司令员经常来到我们工地上检查工作。和过去战斗一样，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了勇气和力量。我看着他总是穿着那件旧棉袄，一下车不到团部也不

到营部，就直接来到四连工地，和战士们一起搬运冻土块。战士们一见司令员，情绪就更加活跃起来，劲头也更大了，好象故意和司令员比赛一样。战士们一面工作，一面私语着：“司令员来了。”

“在哪里？”

“在那头搬土块。”

司令员到工地的消息，很快从工地这头传到那头，传遍了整个工地。

司令员一干起活来，还是那么一个老习惯，把棉衣一脱，什么也不顾，一个劲儿地干。一会儿就弄得他满头大汗。我们劝他休息休息，他说筋骨还没有活动开。我们又怕把他累着了，就钻到司令员前面搬大块冻土，那知道八班战士杨家银从我们背后插过来，抢着把我们面前的大块冻土搬走了。司令员一看没有土块搬了，这才直起腰来看看，擦擦汗，笑着问同志们：“你们累不累？”

“不累！”大家的声音似乎是同时从心眼里迸发出来的。

“为什么不累？”司令员又接着问道。

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把许多人都愣住了，一时都很难做出圆满的回答。一个战士很笼统的答道：“为人民服务嘛！”

“对！”为人民服务累点算什么罗！”

战士们听了司令员的话都很高兴，以后逢到困难或艰苦的工作，便互相学着司令员的口气：“为人民服务累点算什么罗！”

这天，司令员在四连吃饭，他觉得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很好，便来到伙房里和炊事员谈起来。司令员问炊事员夏文桂同志：“你是哪一年参军的？参军以后就干炊事工作吗？”老班长夏文桂看到司令员下伙房来啦，边赶忙让坐倒水，边回答说：“一九四七年从山东参军的，大事咱做不了哇司令员。”

司令员让大家坐下后说：“炊事工作可不是小事，这是最重

要的大事，没有炊事工作，就打不垮敌人。饭吃不好，人就没劲，十八团渠今年就修不起来。”司令员还说：“你们很有功劳，希望你们把经验介绍出去，帮助全团把伙食改善好。”司令员的话，很快就传到各连炊事班和战士们的耳朵里，跟着，各单位的炊事工作一天比一天好，部队的士气也一天比一天高。虽然天气很冷，同志们白天修渠穿着单衣还是汗流浹背，晚上点起火还搞文化学习和业余演出，劲头可大啦！

根据水渠的设计，有一段工程要穿过一家维族老乡的房子，需要请这家老乡搬了家，这段工程才能动工。于是我们就向这家老乡动员，并且告诉他：我们给他盖房子，换给他最好的地。但老乡每次都拒绝了。地方政府也积极帮助做了多次的动员还是无效，这家老乡每次都要重复着这样两句话：“我们的果树栽了四五年了，今年桃子、杏子都有了，全家靠这小果园过活哩！你们不给果园我们不搬。”这件事使我们的确为难。那时候，刚开始搞生产，那里有果园给老乡交换呢？不搬家这一段工程多费好些工，渠道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司令员知道了这件事，特地指示我们：“部队生产绝对不能侵犯群众利益，更要遵守少数民族的意愿。”我们遵照他的指示，修改了原设计，水渠就在这里拐了一个湾，还让老乡用水，帮他们种地。这件事群众很受感动，特别是经过了两个时代的老年人，碰到一块闲谈，就议论开了。起初，他们曾为这家老乡捏着一把汗，认为：“跟军队打交道是拿着头往刀刃上碰呀！”等到大渠修好以后，这一块小果园因为有了充足的水，长得很茂盛，结的果实也很多。

有一次，我路过这里，老乡拉着我的手，非要我到 he 家里坐坐不可，招待极其热情。我问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困难，需要部队帮什么忙？老乡滔滔不绝地说：“没有困难，你们的同志好，看到我们没劳动力，就帮助我们种地，现在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他一边说着，维族老大娘和十来岁的巴郎子，就把大个儿

桃子往我手里塞。我说：“你们留下卖钱吧！”她们说：“你们不吃吗？我们肚子就胀下呢！”（生气的表示）”从此，老乡们的议论也就更多了：“要在命。”国民党那个时候，抢托、皮鞋早就挨上啦！闹不好还得送人“旧社会不要说这个小果园，马木提的大果园还不是毁掉当柴烧啦！……”从那次渠道改线以后，军民关系更加亲密了。我们缺少工具，他们主动送来坎土曼、犁和牲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实际很深刻的教育。

1951年春，水渠按期竣工了，我们准备在“五一”举行放水典礼。那天，人群向这里涌来，大会就要开始了，司令员还没有来，许多人都这样念叨：“司令员一定会来的。”也有人说：“司令员工作很忙，不一定来。”连我们干部们也想让司令员看看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准时放水的情形。但司令员的影子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那天，到会的军民达万人之多，各族老乡又歌又舞，预祝我们大丰收，会场很热闹。大会正要开始的时候，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司令员来了！”我们在会场上寻视了一遍，看见他正和一位坐在毛驴背上的维族老乡谈话。我们迎过去，看见那位老乡的眼皮似乎盖住了整个眼球，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后来才知道他已是一百零八岁的高龄老人了。竟想不到他从三十里外赶来参加十八团渠放水典礼，还不断地敲打着驴背上的“东巴克”。许多老乡都围上了，司令员一一和他们握手，问好。

大会开始了，主席台前摆满了锦旗，牛、羊、鸡、瓜、果、蔬菜堆的象一座小山，这是各族老乡的盛情。他们象亲人一样来祝贺和慰问我们，使我们又一次的想起司令员的话：“人民军队必须搞好群众关系。”这句话现在想起来是多么有力量啊！

大会在进行，人们的掌声和手鼓声汇成一股激动人心的热流。司令员拿着剪刀，跳下水渠，剪开鲜红的彩带。大水滚滚流下来，淹了他的膝盖。两岸人群高声欢呼，骤然响起巨雷般的掌

声。司令员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大声地喊道：“老乡们！同志们！下来吧！把你们多年辛勤的汗水洗掉吧！”战士们、老乡们都跳下水去，跳着，拍打着水面，珍珠似的水花向四处飞溅。此刻，我们都沉浸在狂欢幸福中。人们把许多预先做好的小船放在水面，飘飘荡荡顺流而下。小船上结着彩，有的还有毛主席像，这是群众和战士们别出心裁的创造。司令员也很激动，他两手摆动着，还没等大家安静下来，就举起胳膊指向远方：“同志们，我们今后还要在铁门关建设水电站，把库尔勒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我们还要向塔里木进军，要大戈壁给我们献出粮棉……”

（转载《绿洲之星》）

●巴郎子：维吾尔族语，即小孩。

●东巴克：一种民族乐器。

铁木里克剿匪纪实

王久荣

铁木里克简况

铁木里克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东南。西距若羌县城五百四十九公里，南接西藏，北通甘肃。昆仑山与阿那提山南北夹峙，形成一个东西约五百余公里，南北约两百五十余公里的开阔盆地。境内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水草丰美，是一个理想的天然牧场。远在民国初年，即有青海蒙古族牧民约四千余人，由阿合与道尔吉两个台吉领导，一个负责军事，一个负责行政，在铁木里克与嘎斯湖一带游牧。1943年，胡赛音率八百余帐篷由甘肃侵入，蒙古牧民在阿合台吉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激战一月多，阿合大败，蒙古牧民除少数逃亡青海，或北上避居焉耆和硕外，大部惨遭屠戮，铁木里克随为胡赛音盘踞。

铁木里克匪情

匪首胡赛音，北京大通河县人，属哈萨克族的乃蛮部落。其伯父条里外，是哈萨克族封建王公之一。条里外死时，其子柯本刚满五岁，王位便由胡赛音继承，后来柯本年长，与胡赛音争夺王位，时起内讧，因此兄弟不和，甚至有时反目为仇。1938年，乌斯曼在阿山发动战乱，胡赛音在镇西（现巴里坤县）响应，阿山战乱平息，胡赛音受盛世才的追剿，逃至甘肃省安西、敦煌两县交界的苏莱河与盐池湾一带，并不时向安西、青海省都兰一带骚

扰抢劫。初时，马步芳还视胡赛音为疥癣之疾，不足为虑，未予理会。1939年胡赛音一次便抢了马步芳的两百箱手榴弹以及其他军械装备等，马步芳盛怒之下，兵分三路，由敦煌、安西及青海出发，合击胡赛音。胡赛音由甘肃仓皇遁入铁木里克地区，除柯本因与胡赛音兄弟不和，单独率本部落继续盘踞甘肃境内的安南坝外，随胡赛音遁入铁木里克地区者大小共十七个部落及其头目。即：哈木九江、奴黑买提、木沙卡拉、约哈西拜、哈思木巴图、哈里毛拉、巴什克、布拉怀、马五宗、沙的克、乃五更等。在这些大小头目中，以胡赛音的堂弟奴黑买提最为强悍，也最受胡赛音的信任。此匪不但善于骑马，而且枪法熟练，每次外出抢劫，胡赛音均派其率领。

胡赛音自盘踞铁木里克后，匪性不改，每年派人去西藏抢劫一次。春去秋回，抢来牛羊等牲畜，十中取一奉献胡赛音，抢来的藏族青年妇女，则每名以两头骆驼的价格，卖给部落中孤身男子为妻或卖给头目为妾，把抢来的儿童当奴隶出售。这帮匪徒平时也携带一些药材或兽皮到若羌县城内换取茶叶、面粉、布匹等生活用品。解放后，乌斯曼于北疆叛乱，胡赛音又一次与之互相呼应，阴险狡诈的胡赛音，一面派出代表与我青海、甘肃、新疆的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一方面又四出骚扰抢劫，并袭击我进疆部队，杀害我掉队零星人员。1950年4月，在东格里克附近，杀我排长一人，战士四名，抢去轻机枪一挺、子弹一千余发，并剜掉被杀人员的眼睛，令人惨不忍睹。8月，匪首乌斯曼、哈里拜克、加拉乌、白少爷（即毕善禄、回族、伪骑一军军官，叛乱头目）等南窜铁木里克，与柯本、胡赛音等合股，匪势更为猖獗。哈里拜克窜至七克里克后，亲自写信给胡赛音，劝其由依克巴特迁回台吉乃尔。9月21日，胡赛音由依克巴特秋季牧场迁回台吉乃尔。一时，各股匪徒麋集于嘎斯湖畔，计有大小部落二十五个，帐篷八百余顶。8月21日，股匪在九个大坂，杀害我乡村

工作组六人，抢去手枪一只、冲锋枪一支、步枪四只，另一股匪，在米兰抢羊三千余只，同时，掠去维吾尔族农民十人，当时经我驻米兰部队追击截回。在距且末四马站的沙依山，又抢羊三千余只，马两百余匹，骆驼两百余峰，驴一百余头，并将当地所有居民衣服剥光，杀死妇女一人，匪徒之残暴，令人发指。

剿匪部队的组成与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六师骑兵团奉命剿匪，为民除害。

一、进军铁木里克的部队于1950年底组成。以骑兵团一个骑兵营和一个步兵营为主力，另附属有战车七辆、一个汽车运输队、一个骆驼运输队及侦察、通讯、医疗等兵种，总兵力为一千一百五十六人，由步兵六师副师长刘克明兼团长和政委。为便于协同作战，新组成的这支剿匪部队，统一由青海的第三军指挥。

1951年1月28日和29日部队分两批出发。出发时，若羌县党政机关和各族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部队浩浩荡荡沿新青公路前进，红旗直指铁木里克。

二、进剿战斗

1. 攻占铁木里克战斗（1月28日——2月28日）

部队自若羌出发，沿新青公路东进，经米兰、东格里克、红柳沟，于2月2日抵达巴什考供。在巴什考供，部队听了新疆军区杨副参谋长的剿匪动员报告，决定兵分两路，对铁木里克分进合击。南路右翼由骑兵一营担任，取小道直插铁木里克西南方向；北路左翼由三营与戍车部队担任，沿新青公路东进，攻击铁木里克东北方向，以截断匪徒北逃之路。

一营是骑兵，行动较快，三营是步兵，行动较慢，为使两路部队同时到达铁木里克，团首长决定一营暂留巴什考供，三营提

前于2月4日出发，当日抵青新路口，于青新路口休息一天，修理保养战车。6日，两路部队分别由巴什考供和新青路口同时出发，会剿铁木里克。部队分开之后，因通讯联络中断，骑兵反比步兵晚到近十二个小时，致使盘踞于铁木里克之哈里拜克等股匪，闻风从西南方向远遁而去。

这次战斗，我左路部队，7日便进至铁木里克西北端沟口，8日晨抵七个泉，本拟在七个泉隐蔽，与骑兵取得联系后，再行攻击，但因电讯联系不上，加以战车、汽车目标又大，恐为土匪发觉，便继续前进。下午4时，进至铁木里克以北约四十里的它水，发现零星匪徒和牛、羊、骆驼等，当即派九连一部追捕，其余部队，继续前进。9日零时25分，占领铁木里克时，发现帐篷数十处，余烬犹燃，估计匪徒逃窜不久，决定继续向东追击，拂晓9时，进抵嘎斯湖西畔之阿拉尔。与此同时，我右路骑兵，也到达铁木里克，当即向雅尔苏方向搜剿，捕获了哈里拜克的姑母巴六哈。

进军铁木里克的剿匪战斗，正值数九严冬，我部队日夜疾进，夜涉冰河，人马多有冻伤，但全体指战员仍然斗志昂扬，虽未全歼匪徒，却将全部匪徒逐出了铁木里克，千里草原，再无匪徒立足之处，为进击台吉乃尔胡赛音匪徒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2. 会剿台吉乃尔（3月1日——25日）

自我骑兵团进占铁木里克后，盘踞于台吉乃尔的胡赛音等二十五个部落以及柯本等部，闻风丧胆，企图南窜西藏。我骑兵团剿匪部队奉命继续东进，配合青（海）、甘（肃）方面的剿匪部队会剿，准备一举全歼。

3月1日，我骑兵团剿匪部队，仍兵分南北两路向东挺进，南路由苗通喜副团长率骑从哈尔洞出发，经过九天的艰苦行军，翻越十余座大坂，穿过瘴疠蔓延的深山峡谷，于9日挺进窝伦习

特克山口，10日占领阿拉下得，11日在阿克特马力供，与一、四两军的剿匪部队会师。我北路步兵于5日进至芒崖，穿越一百五十余华里的沙漠地带，于10日到达阿拉下得的第四条沟，与甘、青方面的剿匪部队胜利会师。

此次进军，较之占领铁木里克战斗尤为艰苦，我南路骑兵从哈尔洞出发，战马被冻饿倒毙的就达二十多匹。不少同志，徒步行军，沿途多为崇山峻岭，寸草不生，忍饥挨饿，冒着暴风雪的袭击，奋勇向前。北路步兵，更是艰难，汽车不时陷入沙窝，副师长刘克明带头推车，在通过沙漠最后一天，全体指战员滴水未进，宿营时，用仅有的一块冰化了两杯水，刘克明副师长，全部分给了伤病员，一时传为美谈。

我部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战胜千难万险，按时到达会剿地点，俘匪八名，缴获步枪十五支，子弹一〇四发，将胡赛音匪部逐出了台吉乃尔地区。

3. 进驻孟布拉克（4月6日——5月24日）

胡赛音匪部在台吉乃尔受到严重打击后，逃窜出境，但哈里拜克匪部仍潜伏于孟布拉克，企图伺机窜扰，我部决定派遣部份部队，由参谋长胡宗才率领，进驻孟布拉克搜剿。

4月6日部队由阿拉尔出发，11日穿过阿达汗北沟口，12日渡过宽约百余米的安布拉什河，到达皮底里克隐蔽，经过近一个月的搜剿，5月6日在雀克比依提包围了木萨、柯克赖毛拉等匪部，当场俘获匪首木萨、柯克赖毛拉父子及区蓝拜等，并缴获步枪六支。14日，部队由皮底里克出发，渡过雪水奔腾的依习克巴特河，翻越瘴疠弥漫的铁甲休、阿克雀赛等大坂，于16进至依斯坎坦，在依斯坎坦处决了木萨等四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当天下午进至依习克巴特，继续搜剿八天，于24日返回阿拉尔。

这次在依斯坎坦处决的四个匪首，全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他们不但在解放前罪行累累，解放后，更是作恶多端，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我部队进剿时，公然持枪抵抗。匪首木萨，曾击毙我战马两匹，并挖开我病故人员的坟墓，刳眼碎尸。其野蛮兽行，激起了我部指战员的强烈愤恨。被我抓捕以后，仍企图盗窃枪、马逃跑，再与人民为敌。经审讯后，在依斯坎坦执行了枪决。

4. 库孜尔塔什战斗（5月1日——6月9日）

5月1日，三营九连连长王永明率十九名战士、一名向导、三名维吾尔族淘金工人，前往库孜尔塔什沟探察金矿。行至沟口，遇到藏族牧童一名（系由匪徒从西藏掠来的牧奴）。据藏族牧童供称，马五宗匪部正潜伏于库孜尔塔什沟内。王永明立即下达了战斗命令，占领有利地形，发起了攻击，马五宗匪部，未知我方虚实，以为我大部队进剿，率领精壮匪徒，仓皇逃窜，所有老弱妇女儿童，牛羊畜群帐篷等全部为我军俘获。战斗结束后，我军一面向被俘老弱宣传政策，并命令所有被俘人员北去阿拉尔。但被俘人员诡称等待三日，找回精壮人员，一同北上阿拉尔，实则拖延时间，窥探我军虚实，当得知我军仅有十九名战斗人员后，于7日晚，乘夜将我军包围。8日，激战一天，被我毙伤二十余人，匪徒遁去，王永明也率部回阿拉尔，我军立即组成进剿部队，由金仲藩主任指挥的进剿马五宗匪部。

马五宗匪部于库孜尔塔什遭受重创后，向孔布拉克方向逃窜。15日黄昏，为我军骑兵追及，先俘匪两名，拦住了大股匪众，步兵赶到后立即参加战斗，经半小时激战，又击毙匪徒八名，俘虏三名，缴获羊一千四百五十余只。16日下午，我军又进至库孜尔塔什沟，为防止此股匪南窜西藏，首先切断了通往格朗岗与依习克巴特的通路，然后进行搜剿。两天之内，又缴获步枪两支、手枪一支、子弹两百余发，羊三千余只、骆驼十四峰、马

一匹、半十五头。十八日，留步兵连驻守库孜尔塔什，骑兵继续向格朗岗、哈济纳等方向搜剿。经达克、哈里雀卡、旁来等深山谷地。23日，进至巴音郭楞沟。25日夜，到达哈济纳的苏克节克，27日进入木胡布拉克，由于向导迷路，6月2日又返回库孜尔塔什，除留九连在当地一面驻防，一面探查金矿外，骑兵于6月2日返回阿拉尔。

5. 雅尔苏追击战（8月26日——9月2日）

雅尔苏追击战，发起于羊场被劫之后。8月28日夜，我阿拉尔羊场，因防守疏忽，被胡赛音、哈里拜克、加拿白、木哈德等残部乘夜潜入，杀死我羊场放牧人员十名，劫去全部牛羊马匹、骆驼。我发觉后，匪已向雅尔苏方向遁去。在我追击下，匪徒且战且退。上午八时，在雅尔苏东北地区，为我军追及，匪徒开始拼命抵抗，阻止我军的匪徒，也由三十余人增至五十余人，我军伤亡战士一名，参谋刘怀恭双腿负伤，我军暂时停止前进，下午一时，一营副营长杨殿祥、三营营长马顺元分率一个加强骑兵连、一个加强步兵连的援军赶到。我军声势大振，以骑兵左右迂回，步兵正面攻击，毙匪两名，匪徒开始向库木苏方向溃退，我一直追击到库木苏山隘口。

库木苏山隘口，山势险峻狭窄。匪徒逃进隘口后，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守住隘口。我军追到该地，天色已黑，为避免伤亡，次日拂晓，方发起进攻。8时，攻克隘口，我军进入库木苏沟，下午4时，又追击到阿达达汗沟口，又与匪徒激战半个小时，夺回被劫走的全部牲畜，在约尔更布拉克，又毙匪一名，夺回战马两匹。

经以上五次战斗，原盘踞铁木里克之胡赛音匪部、柯本部，以及由北疆逃窜而来的哈里拜克、加拿白等残部，或大部被歼或率部归降，或受重创逃窜境外，铁木里克地区匪患基本平

息，剿匪部队暂驻阿拉尔地区，逐步转入备战边防和生产活动。

平息铁木里克匪患的历史意义

当铁木里克匪患猖獗时期，也正是南疆减租反霸开始时期，盘踞于铁木里克的胡赛音匪部，不但恣意杀掠各族人民，而且杀害我乡村工作干部。匪患的平息，不仅为这个地区减租反霸的开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为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这次剿匪战役中，不少干部战士，或洒热血于嘎斯湖畔，或长眠于昆仑山的万山丛岭，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昆仑壮歌，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保卫了祖国边疆的和平，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铁木里克匪患的平息，不但是我剿匪部队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也是我党民族政策上的一个胜利。匪患的平息，解放了被匪徒裹胁的大批牧民群众，罪大恶极的匪徒，不但烧杀掳掠其他各族人民群众，对其本民族亦无不恣意凌辱虐待。剿匪之中，我军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归来的牧民，一一给以优抚救济，发还牛羊牲畜；对被俘匪徒，除不杀不足平民愤者外，也给以妥善安置。因此我军所到之处，不少被裹胁的牧民纷纷来归，有的成为向导，有的充任谈判代表，为平息匪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朱阿阳整理）